

丐侠屠龙

梦龙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丐俠屠龍

夢

第十一回 儿女情长

床边坐了一位少女。

摇曳的烛火映着她的倩影。

是个极美丽的少女：秀发高堆，明眸皓齿，梨腮宛若盛开的芙蓉。

只是眉宇间显得有些憔悴。

哦，是否脸颊也过分红了些，不错，大概是。

她脸儿刚好在自己头的上方，微微侧着，泪水正缓缓沿着梨腮滴下。

燕南飞不知她是谁，却被她的美貌惊呆了。

忽地想起对方的一只柔荑尚被自己握在手里——还有那场梦——燕南飞的脸登时臊得通红，松开了对方的手；同时也理会到她的脸上带着羞红。

那少女似乎察觉了什么，惊异地侧过脸，四目相对，她象是打了个冷战，慌忙站起身来，脸儿羞得更红，道：“你真、你真的醒过来了吗？”

燕南飞心潮如涌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只点了点头。

但这就够了！

那少女的脸颊登时笑得象一朵花，眼里放出异彩，只说了句：“太好了！”便向屋门跑去，倩影刚到了门外，便听她叫道：“爹，你在哪儿？你快来啊！”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中，有个声音道：“这丫头整天风风火火的，又出什么事啦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爹，他，他醒过来了！”

声音里充满喜悦。

那人说道：“这丫头，净说疯话，你说下大天来我也不信他能醒过来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人已到了屋里，那少女也跟了进来。

是个身材高大，五旬上下年纪的汉子，穿件淡紫鹤氅，方巾粉靴，全然一副富贵乡绅模样。

他嘴里连称“怪事”，走到床边道：“相公，你当真醒过来了吗？觉得怎么样？”

说着话一只手抚在燕南飞头上。

燕南飞道：“多谢前辈，在下好多了。”

这时，他已回忆起三岔路口的客房里的那场苦战。然而自己怎么到的这儿，面前两人又是谁，却百思不解了。

那人道：“说来惭愧，若非小女见相公有口气在，执意让老朽把你带回家来，只怕……”

他话没说下去，但事已相当明了。

燕南飞道：“救命之恩，在下没齿不忘……”

那人道：“喂，你也不必谢我，要谢也只能谢我那乖女儿。若不是她跟我赌气般地日夜守护着你，尽管把你带回老朽庄

上来，恐怕……”

那少女嗔道：“爹，你……”

那人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了，我也争份功劳，求医买药这事都归我，怎么样？”

他是跟自己的女儿说话；那少女格格娇笑起来。

燕南飞心想：“这对父女风趣，如此天伦之乐，也实在令人羡慕，可我……”

他稳了稳心神，道：“请问老丈贵姓？”

那人道：“老朽杜广善，这儿便是杜家庄，庄户人都图省事，便唤我杜善人。”

燕南飞道：“原来是杜老丈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杜善人道：“这是小女丽娟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杜丽娟又嗔道：“爹，你咋啥都说……”

杜善人道：“这丫头，小相公总要在咱这养几天病，莫非也象下人一样，叫你小姐才好？”

杜丽娟羞得深垂下头。

燕南飞说过自己姓名之后，杜善人道：“这名字好，显得豪气。”

他想了想，又道：“小相公，我贸然问一句，你跟什么人打的架；怎么伤成那个样子？”

燕南飞忽地想起自己的宝刀。但他稍一侧首，便看见自己那两套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在床头，下面压得正是他那口折尖宝刀，登时放下心来，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说来老丈或许不信；挨了打，我还不知道人家是谁？”

杜丽娟一旁抢着问道：“怎么人家会平白无故打你，我不信。”

燕南飞道：“我先时看见过他们和别人打架，谁知竟又追下我来……”

杜善人道：“人心不古，人心不古！燕相公，老朽告诉你一个妙法儿，下次再见人家打架，远远绕着走，免得引火烧身。”

“多承老丈指教。老丈，在下伤得很重吗？”

“我看见你时，也不见几处伤，谁知请先生用过药后，你仍是整天昏迷不醒。娟丫头愁得吃不进饭，老朽被她缠得不过，跑了几百里，赶去省府，请了名医来。唉，谁知，你居然是中了什么毒，幸亏那先生医道高明，总算把你从阎王老子那儿夺回来了。”

燕南飞又能说什么，只有连连称谢。

杜丽娟又接过话头道：“最苦的是爹上济南那几天，娘也有病，自己顾不了自己，下人们又一个个粗手大脚，侍候不了人，可把我累苦了。”

燕南飞道：“多谢娟姑娘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我昏迷了好几天吗？”

杜丽娟“格格”笑道：“爹，你听啊，他在问他昏了几天！”

杜善人道：“燕相公，实不相瞒，你这次昏睡已半个多月了。不过，这回总算好了，有道是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’，老朽也觉高兴。”

燕南飞暗里惊叫一声，想坐起来，无奈身上一点力量也

没有，只欠了欠身，又倒了下去。

杜善人道：“燕相公，你可乱动不得。倘若有什么事，不妨告诉老朽，老朽虽行动不便，却可差下人去办。”

燕南飞暗暗苦笑，心想：“我与皇甫大侠之约，岂是你能办得了的。”却微微一笑道：“老丈不必客气，象在下这些人哪有什么急事要办。”

杜善人道：“也总该给家里人送个信吧，省得他们惦记着。”

燕南飞苦笑道：“我哪有什么家啊！”

杜善人惊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燕南飞道：“在下幼失怙恃，至今还孑然一身。”

杜氏父女却没来由的淡淡一笑，笑得极淡，几乎看不出来，燕南飞正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更没看见。

两父女虽在笑，却笑意不尽相同。

杜丽娟笑得天真，亦有一丝庆幸；然而，绝大成分还是同情。

杜善人则全是庆幸，象个叫化无意中拾了锭金元宝般的庆幸。

两父女又陪着说了阵闲话，告辞去了。

片刻后，一个仆妇送来一碗粥，熬得极烂，里面有几颗莲子、花生，很好吃。燕南飞转眼喝了个干净。

书房高敞宽大。

夜色已深，房里却没点灯。

隐约两个人影在轻轻地说话。

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当真相中了他吗？”

一个少女道：“怎么，爹爹不允吗？”

声音娇嗔，又有些羞涩。

父亲道：“不，女儿的事为父什么时候干预过，只是怕你娘回来要跟我闹。”

“你捎信去叫她在那边多住些日子。”

父亲“呵呵”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再多住也不能总不回来啊。”

“只怕不等她回来，人家就该去了。”

她声音有些低沉。

“他想走，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还能用绳子拴住人家？”

“不用拴，他也走不了。”

“爹有什么好主意吗？”

“我只需在他饭里稍稍加点佐料，他又怎能恢复功力；他功力不恢复，自然也就不会走了。”

女儿惊道：“可别坏了他身子。”

父亲“呵呵”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，女孩儿家总是外向，八字儿还没一撇，便帮着人家说话了。”

女儿嗔道：“爹……”

父亲接着说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按他的内家功力，区区酥骨散，绝不会对他产生伤害；一两个月内，他也不会疑心的。”

“最多两个月，他还是要走啊。”

“乖女儿，你真那么喜欢他？”

女儿没有回答，羞得低下头。

“好吧，我想办法不让他走就是，不过，你可得一切都听爹的吩咐。”

“孩儿什么时候不听话了？”

父亲“呵呵”笑了起来。

燕南飞醒来时，天刚蒙蒙亮。

他还没睁开眼，便闻到了一股香味。

是股醉人的香味——

脂粉香气和着温馨奇妙地混和在一起。

他闻到过这种气味，是在那家客房里，他的同母异父妹妹身上发出来的。

啊，好险，如果……

他缓缓睁开眼，时时刻刻床边的交椅上有一个倩影，隐隐听得娇憨声。

是她！

燕南飞心头一震：“她……为什么？”

他发觉自己对这种情势有些畏惧。这畏惧象是朱凌云——那位赵王的郡主带给他的，就是因为她，他的刀已无法再向赵王朱高燧砍下。

还有，那对孪生的同母妹，更险些使他无法立足江湖。

然而，眼前的她，又将会……

她这样做，不会没有目的地吧？

他发觉自己的腿有些麻，稍稍移动了一下，居然把她惊

醒了。原来，她的一只胳膊搭在自己的身上。

她长长的睫毛蠕动了两下，倏地睁开眼，清沏明亮的眸子，盯在他的脸上；他不禁一阵心慌，想闭上眼装睡，却已来不及了。

她嫣然一笑，道：“燕相公，你醒了吗？”

声音又腻又甜。

燕南飞窘得不知该说什么，慌乱地点点头，定了定神，道：“杜小姐，你……怎么睡在这儿？”

杜丽娟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，我和爹打过赌的，一定要把你的伤治好。”

燕南飞道：“我的伤昨天不是已经好了吗？”

杜丽娟道：“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。”

她倏地板起脸，道：“好吧，你既然自己说好了，就下地活动活动给我看。”

她说这话站了起来，目光却没离开他的脸。

燕南飞想挺身坐起，却有心无力，牙根咬得紧紧的也不管一点用，只得老实躺在那儿，道：“我……”

她展颜笑了：“想充好汉是吗？没那么容易，说实话，我更希望你早点恢复，也好帮我们干点什么。”

燕南飞心中一凛，道：“小姐想让在下干什么？”

杜丽娟道：“年关近了，正好帮我们家干点活。”

燕南飞支吾道：“小姐，在下……”

杜丽娘板着脸道：“怎么，不愿意吗？你没家没业的，身上又没银子，难道就让我们父女白白教你一场吗？”

燕南飞微微一晒，道：“难道令父女救在下的命就是为了这事？”

杜丽娟突地“咯咯”笑了起来，笑得花枝乱颤，声音又腻又甜，道：“看你，还当真了；这么大的人，连句笑话都听不出来，真象个呆子。”

燕南飞只得苦笑。

他真希望自己是呆子，尤其在面对女孩子的时候。

她笑了一会儿，又坐回椅上，道：“燕相公，别着急，慢慢养着吧，呆些天你就会好的。”

她的表情就象是在哄生病的小孩子。

燕南飞道：“小姐，我虽还没复原，却只是觉得身上无力而已，实在不敢麻烦小姐这么守在身边。”

杜丽娟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守了你这些天，已成习惯。呆会儿，我拿些针线活儿来，一边做，一边听你给我讲故事好吗？”

燕南飞道：“实在抱歉，在下还真的不会讲故事。”

杜丽娟道：“那么让我讲给你听好了，我知道好多好多故事，狐仙的、山魈的……你听了就会知道有趣的很。”

燕南飞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小姐，在下以为……小姐既然有活儿干，便不必来这儿守着，我……”

杜丽娟的脸倏地沉了下来，道：“哦，我听出来了；你是讨厌我，我……”

燕南飞忙打断她的话，道：“不，小姐，在下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杜丽娟道：“那么你究竟是什么意思。”

燕南飞心里苦笑，道：“既然小姐……愿意来，就来好了。”

杜丽娟又叮问道：“你不喜欢吗？”

燕南飞喃喃道：“我……喜欢。”

杜丽娟竟真的拿了些针线活儿来做。

起初两天是些小件刺绣，而后竟是一件衫子，蓝色的，男人们才穿的那种。谁知她做好了，又烫得平展展的捧到燕南飞的面前，道：

“燕相公，你穿穿试试，看合不合适。”

燕南飞的眼直了，道：“怎么，这是给我做的？”

杜丽娟道：“怎么，不喜欢吗？”

她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好端端的小伙子，偏寻身破烂衣服穿，故意装寒伧吗？”

这份盛情，燕南飞只好收下——他已没别的选择。

燕南飞已能下地走动了；杜丽娟来的时间渐渐少了。

然而，他似乎已产生了盼望她多在身边坐会的感觉，每当她告辞离去，他心里总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失落感。

杜善人也不时过来探望，各方面都照顾的殷勤、周到。

也就在这几天，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；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，他默默地运了几次功，知道自己的功力已恢复了五六成，他自信可以步入江湖了。

“与皇甫大侠的约定也到该实施的时候了。”

每当想起这桩事，他的眉心便皱了起来：“应该如何向杜氏父女告辞呢？”

这天中午，杜丽娟待他吃过午饭后，喜滋滋道：“燕相公，明天便是过小年了。我下厨去和仆妇们一块儿做几样点心，晚饭你就自己吃吧。”

燕南飞道：“小姐尽管去忙，我这儿没事的。”

杜丽娟道：“我去忙，你可不要……”

她话没说完，却又忍俊不住，“格格”笑着跑了出去。

燕南飞看着她的背影，心中不禁一阵遐想……

没有杜丽娟在一旁絮叨，燕南飞觉得似乎酒菜也没了味道。他草草吃过，便躺倒在床上，心绪如麻，乱糟糟的，理不出个头绪。

好久没能这么沉下心来思前想后了，还真有些不习惯。

他想着想着，忽的心中一沉：“无可非议，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儿，同时，她的心境亦无可置疑。

“然而，我自己哪？莫非也要变成痴情汉？

“男大当婚，娶妻生子，过安稳日子，确乎人之常情。不过，我不能，且不说恩师遗嘱，皇甫大侠之约，便是自己的家境，也不允许我和常人一样。

“母亲已改嫁给‘姜叔叔’，他们早就……这期间再也没有别的事吗？

“父亲虽然嗜酒，实在谈不上慈爱，然而他终究是我的父亲，我的躯体内流着他的血，他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死在谁的手里，难道我不该追查吗？”

他离别师山已经半年多了，之所以迟迟不到青蛇堡去见母亲，或许就是为了这档事儿，以往他无暇去想，或者是不

敢去想，难免不是一种逃避。但是，此刻一旦想起，便似决了闸的洪水再也收势不住了。

他忘记了每天一次的调息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浮想联翩。

忽然听得后院里一阵哗然大乱。

入暮后的杜家庄向来是宁静的，几乎连一只乱叫的狗也没有，这般哗乱确乎是个例外。

燕南飞呼地坐起，推开窗扇，喝斥声，哭叫声登时冲进耳孔。他稍一迟疑，纵身由窗洞掠出，径直往后院奔去。

月黑风高。

杜广善书房的门大开着，烛火辉映，只见门外影绰绰的三个黑衣汉子，手里都握了明晃晃的兵刃。

书房里也有两个汉子。黑衣蒙面，其中一人鬼头刀架在杜广善脖颈上；另一人象是个头目，正在大声喝斥。

“姓杜的，兄弟知道你是远近闻名的‘善人’，不想难为你，只是年关已近，兄弟们都还买不起肉包饺子，只好找您借些银子！”

杜广善状如筛糠，哆哆嗦嗦道：“好汉饶命，银子是有的，先请把这……刀挪开些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挪开刀容易，先把银子拿来。”

“好，好汉想……借多少？”

“二百两！”

杜广善道：“好……办，我拿给你。”他说着话，从抽屉里寻了张银票，递给那黑衣人。

黑衣人哈哈笑道：“杜善人你的耳朵没毛病吧？”

“这是二百两啊？”

“我说的是每人二百两。”

杜广善惊叫一声，道：“各位，老朽哪儿能有这么多银子啊？”

黑衣人喝道：“俺可不管你有多少银子，爷们来的八个人，若没一千六百两银子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东跨院里响起一阵女人的哭闹声。

稍顷，三个黑衣人挟持着一个女子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黑衣人手中举个火把，叫道：

“姓杜的，你的宝贝女儿在这儿。要银子，要女儿，随你挑。”

那少女正是杜丽娟，已经吓得哭不出声来。

两个黑衣人押着杜广善走出房来，那口刀还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但见他哭丧着脸道：“各位行行好，别……”

那黑衣人的头儿阴森森道：“杜善人，对不起，我们先把令千金带走，给你三天的空儿备妥银子，晚上去黄土岗换回女儿；否则……”

另一个黑衣人“哈哈”笑道：“姓杜的，等过了日子，杜小姐做了我们大哥的押寨夫人，你就是送银子去，只怕她也不肯回来了。”

他把杜广善推倒地上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走！”

正在这时，扭持着杜丽娟的两人突地发声痛叫；杜丽娟挣脱了他两人的手，匆匆跑开。

几乎同时，又有几粒石子飞射过来，有人被击中手腕，兵刃“锵啷”落地。

那个头儿武功不软，听得暗器破空，挥刀一格，“当”的声响，石屑纷纷，他手腕一阵麻痛，吃了一惊，大叫道：“什么人，滚……”

燕南飞从地上捡了几粒石子掷出后，操了把笄帚在手，纵身扑上，不等那黑衣人把话说完，笄帚已经打到，使的是一招“孤雁出群”。笄帚既大，更显凌厉，笄帚竟走棍式。

但听“呼”地一声，那黑衣人平飞出去两丈开外，“咕咚”跌倒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
燕南飞一把笄帚上下翻飞，左拍右抽。笄帚虽轻，难致人命，却也把几个黑衣人打得鬼哭狼嚎。

那个黑衣人的头儿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跃起身来，见不是路，叫道：“并肩子扯活！”

声犹未落，纵身飞上屋脊，倏忽不见。

另几个黑衣人武功不济，却跑的快，狼奔豕突，转眼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
燕南飞久病之后，初次动手，虽只用了几招，却已累得呼呼直喘，心跳又快了许多，拄着笄帚在那儿调匀气息。

杜丽娟不知从哪儿跑了过来，扯住燕南飞衣袖，叫道：“你病还没好，怎么胡乱跑出来。”

杜广善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傻丫头，若不是燕相公，你还不是要被人捉去——还不快谢谢燕相公。”

“我……”杜丽娟叫了一声，便没下文，只一顿，向燕南

飞敛身一福，道：“多谢燕相公救我。”

燕南飞道：“区区小事，小姐何必多礼。”

瑞雪终于停了，后花园变成了一个粉雕玉琢的世界。

杜丽娟穿了身紫红紧身暖衣，腰里系着一条杏黄色的绶带，俏立于雪地之上，红白相映，更显妩媚娇艳。她手里握了把刀，反背身后，挺胸收腹，脚下站的是不丁不八步法，看上去飒爽英姿，还真有副武林少女的神韵。

燕南飞和她相向而立，却实在不敢和她目光相对，尽管如此，还是禁不住心头“蹦蹦”直跳。

但听杜丽娟道：“燕相公，哦，不对，你教我练武，我应称你声‘燕师父’了。”

她抿嘴一笑，接着道：“燕师父今天教我些什么？”

燕南飞悄悄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姐，你一个大家闺秀，实在不该学这舞枪弄棒的玩意儿。”

杜丽娟忽地板起脸，嗔道：“怎么，还没教就烦了吗？你该记住，这可不是我求你的；是你答应了我爹，我爹让我跟你学的。爹爹说过‘穷学文，富学武’，江湖上有不少身怀绝技的侠女，我怎么就不能学武？”

燕南飞心道：“哪儿是你不能学，只是让我教……”

杜丽娟倏又换了副笑脸，道：“更何况，你的武功那么高，我却什么也不会，怎么……”

她说到这儿，羞红了脸，却没垂下头，仍目不转睛地盯在对方脸上。